



溯源·创作·愉悦·读书

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一路开花 陈晓辉

右耳边

凤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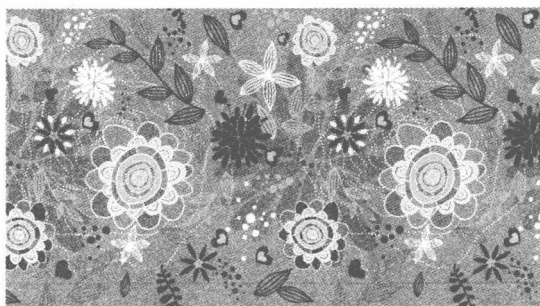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溯源·创作·愉悦·读书



前沿期刊炫献 美文十年经典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总主编 袁炳友 主编 一路开花 陈晓辉

右 耳 边

凤 鸣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右耳边 / 袁炳发主编; 凤鸣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3.1

(中国美文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ISBN 978-7-5385-7285-8

I. ①右… II. ①袁… ②凤…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3021号

右耳边

作 者	凤 鸣
出 版 人	刘 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师晓晖 于德北
封面设计	李岩冰 董晓丽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0624
网 址	www.bfes.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7285-8

定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目录

第一辑：曾经接触的人哪

003	原地三十六度半
005	喜欢皱眉的人
008	素材笔记1
012	三个乡村画家
018	素材笔记2
020	劳动者的情形
024	楼上的那个老头去了
027	素材笔记3
030	川仔邹运
033	素材笔记4
034	大学老师回逍遥
037	看管洋铁行仓库的老张
039	素材笔记5

042	叹 息
044	素材笔记6
045	龙江三郎
047	本 根

第二辑：我的梦里，我的心里

051	穿行黑夜的人
057	右耳边
059	素材笔记7
061	夜的声音
067	素材笔记8
070	素材笔记9
071	浮生小札
075	差 距
076	桌面像人的脸面
079	述 梦
081	梦·黑土地特别黑
082	水像泼一样
085	杏花开时相遇
086	一只手在抚摸纸面
087	像有股神异的力量

第三辑：要纪念他们

091	奇思妙想的苏丹红
095	朱美容找男人
097	素材笔记10
099	兴 城
102	刘强买户口
105	笑 梅
107	素材笔记11
110	绿 芝
112	罗 敷
114	老蔺的结婚宴请
116	素材笔记12
118	河 流
121	高学历的打工者
124	浪漫商人
126	素材笔记13
128	黑 芝

第四辑：我永远拥有的

133	一个人的个性
136	素材笔记14

139	两个人的关系
141	素材笔记15
144	三代人的生活
146	给女儿的信
149	素材笔记16
150	会跑三步篮的姐姐
154	素材笔记17

第五辑：他们从来就是我们

159	二十周年的婚庆聚会
162	在编剧家做保姆
164	素材笔记18
166	臭豆腐
169	素材笔记19
171	立交桥上的卖菜人
174	素材笔记20
176	岗
179	夜班出租车司机守成
182	素材笔记21
186	卖盒饭的女人
189	素材笔记22

191	做保姆的五娘
193	爱批评的彦生媳妇
196	王夏的报纸
198	被撞的老默

第六辑：谁说城会满足你的一切欲望

203	我的城
207	第五种小区
210	素材笔记23
213	地下通道里的情形
215	飞在城中的麻雀
216	素材笔记24
218	城中菜园
220	我的单位和我
221	扑克歌
222	不透明的布袋
223	素材笔记25
227	老 蒯
231	素材笔记26



溯源·创作·愉悦·读书

第一辑：曾经接触的人哪

那种春光下，挤在6路公交车中。满车都是上班的人群，目光大多投向车外。看城市的连绵不绝的高楼，楼间或楼旁的空地。看如水的车辆。或者什么都没看到，进入一种似是而非或者熟视无睹的状态。

原地三十六度半

早晨刚上班，办公室便来了客人。三个。两个不拄拐的，一个拄拐的。似乎可以这么区分。涉及残疾人演出的事情。拄拐的似乎是主谈，两个健全的则作为陪衬，这便有些令人瞩目。没问拄拐的姓甚名谁，只是埋头自己的事情，直到负责接待的有事出去，屋内出现了空场，才抬起头来，与他们交流几句不咸不淡的话。或者叫做搭讪吧。拄拐的很醒目，算是眉清目朗，由于挺拔地坐着，看上去很阳光健康。显然，拄拐的也自信这点，心情愉快地和室内的小女生谈起肤色与气质问题。

一阵灵光电闪，想起了他们的演出。几只鹰在海洋上空，不屈地翱翔、追求与抗争，几位残疾人的表演，有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当时是轰动一时的舞蹈。接下来的谈话，确证了这一点。那个节目已保持十年之久了，由一个人的十七八岁，一直演到二十七八岁。十年的沧桑，对于舞蹈艺术生涯的人，够漫长，也够艰苦，算得甘苦自知

吧。

演出事宜似乎谈得不妥，他们便起身告辞。引起注目的情形出现了。那拄拐的单腿站起，因所坐的沙发与面前粗拙的茶几相距较窄，没有前行的空间与距离，他被挡在了那里。那样一个境地，不仅是他，就算双腿健全的，侧转起来也难。众人的目光瞬时集中到他的腿上，有些左右不是。拄拐的脸腾地涨红一下，却又骄傲地挺直身体，挺起胸，运起唯一的一条腿，平地迅捷地一转。像一根轴，带着一个健硕的身体，准确地说，转到了三十六度半，将身体调控到所行的方向上。没有抬腿，没有抬脚，也没有来时的双拐支撑，就那么平地一转。

同行的人及时地递上双拐，于是，三个支点，两前一后，或者两后一前，以瞩目的姿势，快速地前行。

那一转，后来一直在眼前晃动，久久不忘。不可能的情况，十分难的境遇下，不可能的动作产生了。让人直觉到逼迫下的抗争与奋起。不仅是力量的壮和舞蹈的美，人生逆境或者苦难情形下，作为一种绝不服输、绝不言败的性格与努力，激射或直指到人的心灵。

喜欢皱眉的人

看到的时候，他们正蹲在火车站售票处的门外，确切地说，是在脚手架的下边，一段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彼时这个城市的车站，又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装修。初夏的季节，尽管有三十摄氏度以上的不同寻常的高温，但对眼前这些风吹日晒惯了的人们，他们不会惧怕脸被晒黑皮肤变粗。暴晒或者寒冷，是他们逃脱不掉的生存面对，他们因此是欢喜并且寻找阳光的人。

——这样说他们的时候，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一起感受投射到站前广场上的阳光，承受混杂的车流和聚合变异的噪音，内心的思绪忽而消失，忽而突显，飘浮不定。

空气的清洁指数很高，使得一段临时安置的广告牌异乎寻常地干净醒目。因为空气新鲜，两个喷云吐雾的家伙就显得比较个别。不知是什么品种的烟卷，辛辣浓烈的烟雾，像小型烟筒一样排放着，站在下风口的人忍受不住，嘟囔着散开。

两个抽烟的人不说话，只是抽。因为皱着眉，就使得皱纹在他们的脸上很深。刀刻似的几道，像先民在半坡氏族的瓦盆上记下的，即便不皱眉头，也会显现得出来。

他们为什么皱眉，他们肯定遇到了什么事情，事情背后肯定有各式各样的缘由，因为皱眉不是他们的天性。

这个欢乐和追求欢乐的时代。转过眼去，会发现商厦门前，著名街路，初夏的阳光下，满街的红男绿女，满街青春的体态，满街幸福兴奋的表情。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高兴呢，这样的蓝天、空气、和平的环境。尽管有各种欲望不能满足，但衣食基本无虞，只要有工作可干，只要身体或者其他方面不是处于疾病及不适。当然这是比较理性的理由。感性的理由是，每个人都可以高兴与欢乐，谁也不能剥夺高兴与欢乐。可这些红男绿女中，他们的身影确乎很少或者绝少。他们是城市节奏中的一个低调，这片色彩中的暗淡，情绪中的低沉部分。

阴暗的甚至潮湿的工棚，夏季时闷热，秋季时冰凉。想起他们，眼前就是这副形象，挥之不去。见过的一个部队高校里的施工，几支工程队，上百名民工，一齐住在尚未建完的地下停车场里。薄薄的稻草，上面是他们的被褥。阴暗，烟雾，扑克，甚至小小的赌博。蓬头垢面，满口黄牙，衣衫不整，眉头紧皱。看见他们的时候，工程已经完工，春节快到了，可是自外省乡下赶过来的他们，工钱却迟迟不能到手。他们所以等靠，为的是以软磨的方式施压。他们每日清水白菜，只维持最简单所需。他们设想求助新闻媒体，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新闻媒体不肯涉及。后来还是工头，每人一张车票一百

块钱，把他们打发回乡了。承诺自然有的，而且信誓旦旦，可直到多年以后的现在，他们的工钱依然拖着。他们运用法律武器将清包推上法庭并且胜诉，可又能如何，清包家里已经一贫如洗，清包上面的包工头水汽般蒸发，不留下一点痕迹。至于那所院校，除了班子已换，隶属关系也已改换。而且当时的建筑属自行决定，未得上级的批准。自行的理由是城市建设将大批占地。可他们预测的那笔补偿，是计划十年到位的。也就是说，一年给也可以，十年给也可以。

……

无论怎样的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转包的利润早已划到某个层面的囊中，劳而未得的只有他们。

再去火车站已是秋季，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正在侵袭东北，气温骤降七八度之多。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冰冷的雨，完全是霜冻前的情形。街上的青年男女们不再山花烂漫。不管单衣或是秋衣，都是满脸的萧瑟，夸张地缩手缩脚。一个小型工程队紧张地施工忙碌着，抻钢筋，挪运东西，运料。雨水打透了衣衫，他们没有丝毫皱眉，也没有丁点儿的畏惧。满脸的镇定平和，甚至带着些笑容。这才是他们的真正表情，只要劳有所得，争取最基本的所需。

确定题目的时候，曾在喜欢皱眉和皱眉上取舍。没人会喜欢皱眉，也没人喜欢窝藏在它背后的心事。正是因此，唯愿任何饱尝艰辛的他们，多些开心的机会，快乐的眉眼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显现。

素材笔记1

张开近视的眼，在2号站台涌动的人群中寻找，身体却要被裹携到地下出站口中。一个听起来含混的声音响起，凭感觉，知道是父亲发现了我。依旧不断的人群中，父亲像只斑驳掉漆的小船，如果不是手拎负载，会顺流向我漂来。父亲会情愿向我漂来，那些背兜、柳筐却较力似的拖着他不动。

分开渐稀的人群，我走到父亲的跟前。父亲的声音快活得像在家喊他的猪或羊。那些家畜都曾经养过，只是现在一个也不养了。地不好种，这些也不好养了。

父亲吵吵着说：拿点土豆子，红芸豆。粗磨石，细磨石，还有镢子也拿来了，你姐把我送到车站上。我拎了拎四五十斤重的帆布旅行袋，知道里面是父亲菜园里的土豆，没上过任何农药化肥的，只是平时堆在窖里运不来。包装条编成的筐里，化肥丝袋包裹着的，一定是父亲的镢磨工具。

父亲说：片子我也拿来了，你姐还不让我拿这土豆，说过些天用客车捎，这土豆也真挺沉，哎呀我来背这土豆，你拿这筐。如果不是我背起大袋的土豆，父亲还会喋喋不休地介绍下去。见我弓了腰，父亲往上提提他整个冬天都要戴着的松脖套，遮住他的鼻孔和嘴巴，又咳了两声，快步地跟上来。

我知道，那咳是因为咽炎。而那片子，是春时拍的结核胸片。县城的大夫却不置可否的，这次到专门的结核病院再行检查。如果已好，打算让父亲过来的，镏菜刀磨剪子。父亲还算同意，并计划着买一个话筒，录好音，一按按钮，那吆喝的声音就在市场或住宅区回响。我对父亲说：那应把《红灯记》里的吆喝找来。我想和父亲幽默一把，声音太小，父亲没有听着。连续半年的霉素治疗，已使父亲的听力减弱。我没再接着说。

我尽量地直起腰，背那越来越如山的土豆。这样的姿势会好看些罢。只是直腰需要一个限度，否则那重物会将我向后拽倒。

我试图带着父亲横过蝗虫般穿过的车，父亲却快活地说：没事，我会躲车，我眼睛看着哪。车也不愿意碰着人。我没理父亲的话，我不愿跟父亲讨论车不愿意碰人的问题。阳光很好，东北大年刚过的正月，这种天气很难得。广场上的年轻人都除掉了帽子，灿烂地张扬青春活力的面庞。这样的天气，和父亲走在车站广场，真的挺好。

没有打车。除了不相信车站路段的出租车，我还不明白，如果再打了车，还背那沉重如山的土豆做什么。父亲在身旁问道：坐车走吧。我点点头，和父亲上了那种看上去干净明亮自动交款的公交车。有一霎时想，也许应坐污浊拥挤的小公共的，但脚步已经踏上了